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五
德 讓 智 性命 友悌 交友 絶交

德

易曰君子進德脩業又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尚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又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左傳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又曰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又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又曰夫德儉而有度又曰楚子問鼎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又曰德以柔中國

毛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又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又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又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又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文子曰川廣者魚大地廣者德厚

鹽鐵論曰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又曰以道德為胄以仁義為劒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飢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漢雜事曰太史言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詔下諸郡縣問頴川郡上事曰有陳太丘父子三人俱共會社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自輕堪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荀氏家傳曰荀彧德行周備其所規謩以聖人為度

海内先賢傳曰黄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知來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蕩乎其平敦興聖道率正不傾令問不已載路厥聲

賛又德剛賛曰溫溫德剛寔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踈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實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譬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

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隆大夫為首伊人有學有辯不夭不貧寶劒在前鼓瑟從後連環炙輠雍容卒歲駟馬高車優遊宴喜既令公侯踞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玄感南陽樊重髙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洛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為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

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菓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玩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竝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

子可謂得之矣

讓

尚書曰舜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禼暨臯陶

周官大司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又曰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忠又曰君子貴人而賤己

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

左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若棄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又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
上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論語曰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孝經曰先之以敬讓而民不争
家語曰虞芮二國争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
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
入君子之朝

周書曰湯放桀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

愼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

列子曰昔堯舜僞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忘其國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

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山海經曰君子國民衣冠帶劒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史記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荆蠻文身斷髪以讓季歷又曰太尉周勃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又曰魯連

既説秦軍秦軍為却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終不肯受平原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連歎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又曰董偃與館陶主家兒博戲殿下主伏檻覩之偃負財饒人勝則有讓主益奇之又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

札棄室而耕乃舍之

漢書曰金日磾在武帝左右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又曰文帝初立以陳平為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迺謝病文帝怪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又曰韋賢薨子玄成當嗣玄成心知其非賢雅意即徉為病狂卧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

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侯爵又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有知此乃臣議

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宫遭王莽簒位天下擾攘盜賊竝起宫遂避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宫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又曰上封朱祐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又曰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顯其

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又曰鄧隲永初元年封隲等以定策增三千户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閉關上疏自陳又曰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又曰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為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之者恭助為収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人又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伏草中至去乃起

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與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魏武令曰讓禮一寸得禮一尺

魏武雜事曰辤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為丞相徵事崔琰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壹志行忠方清淨足

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吳志曰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又曰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又曰郗愔字方回拜給事黃門侍郎愔苦求外出時吳郡缺朝讓用愔愔以資輕而年

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廷嘉之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校普後自敬而親重之乃告人曰吾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歳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常譴之如此當乞食無處君笑應母曰但願老母壽耳

郭翻別傳曰翻經水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翻因與

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路人固辭翾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乎路人曰吾若取此物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翾知其終不受乃流刀於向所失處路人悵然乃復没為取之翾於是不逆其意十倍刀價與之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歴謂其傅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碑梁陸雲太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脩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刋勒太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迹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

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德而稱焉吳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出矣至公之舉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

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為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故曰蕩蕩乎堯之為君莫之能名言天下自治不見堯所以治之故不能名也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賢人相讓于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則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治興

矣已仰其成復何所與故可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

晉孫盛周太伯三讓論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為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而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為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

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逊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胥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已後是其深思遠妨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纎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若臧札之倫者也

智

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易曰智周萬物道濟天下

論語曰智者樂水又曰智者動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又曰若臧武仲之智又曰智者不惑

禮記曰舜其大智與

周書曰智與衆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君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又曰大智閑閑小智閒閒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
戰國策曰令六國相伐適足以强秦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裨諶出郊而智又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為智

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致在天無可冀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

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史記曰樗里子名疾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又曰陳

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嫁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曰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今果然張仲之智為勝恪也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華陽國志曰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謡曰任文公智無雙

賦楚荀况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

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顧聞其名曰外勝

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弃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

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

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性命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又曰用集大命於厥躬又云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春秋曰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

禮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之所作也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

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靜郭君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

漢書曰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劒以取天下豈非命也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賦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

善否何如顧聞其説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祼虫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偽迭相嚼齧摠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殊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肆僮豎惟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蠆厲未知勝負便相淩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絶推此而談孰

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齘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

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張良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盖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

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吕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黄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鉤直者應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

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禀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賾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為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鹹百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

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態𢡱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為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麛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豝是翼殷后改祝孔釣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内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

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體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融於風穴此豈才

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琎竝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琎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韜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

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友悌

爾雅曰善兄弟爲友

尚書曰惟孝友于兄弟

毛詩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又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又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譽

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禮記曰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寮友稱其悌也又曰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家之肥也

論語曰兄弟怡怡如也

列女傳曰任延壽之妻字季兒有三子季兒兄季宗後延壽與其友殺季宗後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乃今語我乎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地乎延壽慚季兒遂自縊又曰古師安妻呂君少寡無子其兄犯法君乃泣曰少遭家不造兄弟單尠門宗唯兄存而復此禍我有一計猶足免難爲辭乞代兄命自經縣門縣官嘉其義乃捨之又曰齊宣王時有

人鬭死道者被一創齊義二子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朞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子人之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

漢書曰卜式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又分財與弟者數矣又曰王商

父薨商嗣推財以分異母諸弟商無所受
東觀漢記曰魏霸為長史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不食魚肉其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皆慕其化又曰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又曰趙孝兄弟怡怡鄉黨歸德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詣賊曰禮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續漢書曰姜肱兄弟二人皆以孝行著與弟仲同被卧
慈親相友及長相愛不能相離

吳書曰劉繇與羣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詩魏陳王曹植贈弟白馬王彪詩曰謁帝承明廬逝將
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
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
黃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疎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

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何必同衾裯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晉陸機與弟雲詩曰有命自天崇替靡常王師乘運席卷江湘俯慙堂構仰惟先靈孰云忍愧寄之我情昔我斯逝族有餘榮今我來思堂有哀聲我行其道鞠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撫膺泣血灑淚彷徨

陸雲答兄詩曰昔我昆弟如鸞如龍今我友生凋俊墜

雄華堂傾樓廣宅頹墉高門降衡循庭樹蓬
宋謝瞻答靈運詩曰華萼相光飾嚶鳴悅同響親親子
敦余賢賢吾爾賞此景後鮮暉玄當一日長萎葉受榮
條迥流好河廣
梁簡文帝應令詩曰微軀多幸接萼嘉運紫幄承慈青
襟稟訓傍玉流温依蘭染薫百氏既洽六義乃摛辭河
瀉潤高論忘疲翠幕晨宇朱花夜池窓斜八綺燈懸
百枝

梁昭明太子示徐州弟詩曰宴君書室靖眺銅池三墳既覧四始兼摛高宇既清虛堂復靜義府載陳玄言斯逞

梁劉孝綽與虞弟詩曰下邑非上郡徒然想二馮余慙野王德爾勗聖鄉風望望餘塗盡悽悽良宴終朝蔬一不共夜被何由同

梁劉孝勝冬日家園别陽羨始興詩曰四鳥怨離羣三荆悦同處如今腰艾綬東南各殊舉且欣棠棣集弥惜

光陰遽黠吏本須裁豪民亦難御顧昜千金水思聞五
湖譽
賦魏陳王曹植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留監
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之賦在肇秋之嘉月
將曜師而西旗余抱疾以賓從扶衡軫而不怡慮征期
之方至傷無階以告辭念慈君之光惠庶没命而不疑
欲畢力於旌麾將何心而遠之顧我君之自愛為皇朝
而寶己水重深而魚悦林修茂而鳥喜又釋思賦曰家

弟出養族父郎中伊余以兄弟之愛心有戀然作此賦以贈之彼朋友之離别猶求思乎白駒况同生之義絶重背親而為疎樂鴛鴦之同池羨比翼之共林亮根異其何戚痛别幹之傷心

晉陸機述思賦曰情易感於已攬思難戢於未忿嗟伊思之且爾夫何往而不臧駭中心於同氣分戚貌於異方寒鳥悲而饒音衰林愁而寡色嗟余情之屢傷負大悲之無力苟彼塗之信險恐此日之行昃亮相見之幾

何又離居而別域覯尺景以傷悲俯寸心而悽惻

文晉潘岳哭弟文曰視不見兮聽不聞逝日遠兮憂彌

殷終皓首兮何時忘情楚側兮常苦辛

祭文宋陶潛祭從弟文曰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

言獨能見斯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

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旋

宋顔延之祖祭弟文曰闔棺窮野啟殯中荒靈影夙滅

筵寢虛張人往運來自秋徂陽蕃蘭落色宿草滋長孰

云不痛辭家去鄉爾之于役爰適玆邑上秋告來方春
佇立如何不弔吉違凶集六親憧心姻朋浩泣我雖載
奔伊何云及永懷在昔追亡悼存惟兄及弟瞻母望昆
生無榮爇没望歸魂令龜吉兆祖襯東旋靈轅次路嚴
舟在川廓然何及痛矣終天
啟梁簡文帝敘南康簡王薨上東宮啟曰方當逸足長
衢克固藩屏而峯摧璧毁一朝云及綱兄弟各從王役
東守西撫常願陪承甲館同奉畫堂預得西苑賦文北

埸旋食豈謂不幸獨隅昭世異林有悲飛鳴斯切伏惟
殿下愛睦恩深常棣天篤北海云亡騎傳餘嚢東平告
盡驛問留書嗚呼此恨復在兹日
梁劉孝儀從弟喪上東宮啟曰亡從弟遵百行無點千
里立志同氣三荆之友假寢十起之慈皆體之於自然
行之如俛拾自碣宮陪宴釣臺從幸攀附鱗翼三十餘
載茫昧與善一旦長辭劒匿光芒壁碎符采躬摇神筆
親動妙思雖每想南皮書憶阮瑀行經北館歌悼子侯

不足輩此深仁齊茲舊愛

書吳陸景與兄書曰向訣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尚近別已千里其為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路人悲之況處此慼兼之懿好情之感咽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既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轗軻既宜保德為世作資厚自珍愛又與兄書曰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不得新命無以自慰時輒温故以釋其思有信

勿怠數字每見手迹如復暫會又荅從兄安成王書曰
奉告清言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
止已次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奥區九疑形勝
浮洲動浪閒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採若之遺風昔
景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
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辭
賦賞末興餘時希逮憶暌離方遠川塗脩曠炎涼方改
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閒心傷淚灑投筆無宣

梁元帝荅晉安王叙南康簡王薨書曰南康兄器宇沖
貴風神英挺魏之中山徒聞退讓晉之扶風雖號師範
用今方昔若吞夢雲及尋陽私疾孝感神明殆不勝喪
扶而後起猶冀天道可期豈謂福善虚説且分違易久
嘉會難逢綢繆宫闈不過紈綺之事離羣作鎮動迴星
紀之歷志異雙鸞之集遽切四鳥之悲松茂柏悦夙昔
歡忭芝焚蕙歎今用嗚咽

交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曰上交不謟下交不瀆

毛詩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又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又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禮記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又

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又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大戴禮曰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

孝經曰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

論語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又曰朋友數斯疏矣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又

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又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家語曰行循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

莊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故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孟子曰舜見帝帝館于貳室迭為賔主是天子友匹夫

也

列子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

管仲曰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吾有親也吾嘗與鮑叔謀事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不遭時也知我者鮑叔生我者父母

孔叢子曰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朋友之服

劉歆新義曰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又曰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又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義非交不立

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曰交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

漢書曰翟公署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

貫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謝承後漢書曰張元伯范巨卿二人友元伯卒巨卿夢見元伯死當葬曰卿子未我忘當奔葬巨卿往赴之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為交者唯此二人耳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疾引軍而還

詩魏陳王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邦心有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剛勝予行兮歸朔方馳原隰兮尋

舊疆車載奔兮馬縶驤涉浮濟兮汎輕航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懷予情携手一豁安知塵冥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携手

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余本水鄉士閑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蜀姑蘇臺目送邯鄲道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迓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賦梁丘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閒何足多於鮑

子目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慭馭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閑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袟沈潛於懷抱之間蕭散于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慚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

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兹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閒不休而鐘叩答無窮而座謐

賛晉夏侯湛管仲像賛曰堂堂管生忘存與仁仁道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又鮑叔像賛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敬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箴宋周祇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鸎飛爰

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蘩霜
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廻過門則親微言綿
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煦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
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
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
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
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絕交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亾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為杜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紀曰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後遂不終

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衿之思起於嗣音況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秪以增毒朝隱之官賔不往來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斷曽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

詩所以為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命於知友者也

晉嵆康與山濤絶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

與愓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
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
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
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
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
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
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痹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
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

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賔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纒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

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内病寧可久處人間耶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絶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于業不忌于君犯祀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公輕私重

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卹賔客為務冠盖闐門服膺盈道殷殷沄沄俾夜作晝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行閽寺不闗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為師無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没他邦而不歸父母懐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

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孝標廣絶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起溪谷不能踰其險

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趣錐刀之末於是素交
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
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
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
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
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
穴則有窮巷之賔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
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

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羨其登仙加以頷頣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歡合憂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

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

也凡斯五交義均貫斵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肩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粤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墳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賔藐爾諸孤朝

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藝文類聚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徐紹城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六　公平　品藻　質文

公平

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

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又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觧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謟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栁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弗果頒又

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韓子曰解狐薦其讐以為相其讐往拜謝解狐引弓迎而射之又曰解狐與荊伯柳為怨趙簡王問於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荊伯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讎乎對曰臣聞忠臣舉賢不避仇讐

說苑曰晉文公問於舅犯誰可使為西河守對曰虞子羔曰子羔非汝之仇歟曰君問為守者非問臣之仇也

子羔見舅犯謝之曰君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為西河守舅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矣

家語曰澹臺滅明為人公正無私

慎子曰夫投鈎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鈎策為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

也

呂氏春秋曰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得矣又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衆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又曰陳平爲社宰分肉甚均里父

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肉矣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

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又曰義縱少時與張次翁俱攻剽為羣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子有兄弟欲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縱為中郎又曰朱邑惇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

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齔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士大夫莫不敬畏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草

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長少咸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今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周生烈曰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

燕書曰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數就邸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論魏曹義至公論曰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

之日談所以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以覆過為弘朋友忽義以雷同為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以當實為清不以過難為貴相知者以等分為交不以雷同為固是以達者存其義不察於交識其心不求於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

抑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主可以萬世安是以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慇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

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於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惜之可以無患而恨惜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

夫務去棄而遠之言無苟諱而行無苟德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胷懷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

品藻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

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以身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其情志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益亾可謂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又曰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已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曰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

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謂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從曰馬回梗梗亮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

曰何故荅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

漢書曰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

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唯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羣臣悅服

袁山松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宗見而竒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友善允仕至司徒

青州先賢傳曰京師號曰陳仲舉昂昂如千里驥周孟玉瀏瀏如松下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頴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為已助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

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郭泰別傳曰泰字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遂往從黄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萬頃陂澄之不清混之不濁不可量也

三輔決錄曰弭生字仲叔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弭仲叔高德美名命世之才也非弭氏小族所當

有新豐磿土所當出也

魏志曰盧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人自在凉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志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典畧曰禰衡建安初自荆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懐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

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見荀有容儀趙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又曰趙戩遭三輔亂客於荆州荆州牧劉表以爲賓客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直事反南見戩歎之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顔冉仲弓也

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其遊說以譎諸吕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忝賛伊周為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袁子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荅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為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

郭子曰庾道季云藺相如雖千載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在九泉下

世説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揔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

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兾爾時天下無復滯才又曰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黒分明有白起風恨量小狭趙荅曰尺表能審璇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咎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又曰諸葛瑾其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又曰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間又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如日月入懷

書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勳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脩若斯者乎執詠反覆觸言流淚感頼交集悲慰竝至元方偉方竝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艷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

君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恵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絶聖弃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輙引以為喻邪可共詳之

論後漢孔融汝頴優劣論曰融以汝南士勝頴川士陳長文難融荅之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頴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

南許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潁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掾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理未有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潁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妻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劾詣閤乞代弟命便飲酖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

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洪者也汝南翟子威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夏侯玄樂毅論曰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廻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

夫欲極道德之至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牧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

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徒以申齊士之志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而為陸遜所覆雖曰為呂布所襲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失馬被創之危也玄德還據徐州形勢未合在荆州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衆所走未若武帝北騎所禽突火之急也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

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然其忌克安忍無親董公仁賈文和恒以佯愚自免荀文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仁愛不加親戚惠澤不流百姓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寛弘而大畧乎諸葛孔明達治知變殆王佐之才玄德無强盛之勢而令委質張飛關羽皆人傑也服而使之夫明闇不相為用能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安强不為之用也况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令

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哉又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固煩省不敵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皆書不如二也毀敗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詞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此真所以為良史也又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夫

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横遂東説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其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叙衆才文以寧内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

軍也路不拾遺毫毛無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雅規恢廓已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振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為覩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

質文

禮記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卷

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緑璪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禮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珪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此以素為貴也又曰壹獻質三獻文

左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又曰昭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

禮乃講學之又曰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論語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又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又曰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春秋元命苞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莊子曰夫澹泊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本道德之質

漢書曰周昌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又曰陸賈少有口辯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賈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又曰曹參代蕭何爲相

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日夜飲酒不事朝政參子窋諫參參笞之二百惠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百姓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張釋之為謁者僕射文帝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悉響應無窮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人也上曰長者

又問東陽侯張相如何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急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無惻隱之實是故不聞其過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而風靡爭口辯其實不可不察也帝乃止

晉書曰殷慶元質畧有明規文武可施用也

論魏阮瑀文質論曰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羣物著地可見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易察質

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疎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既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擾也專一道者思不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違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託獄市欲令

姦人有所容立及為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木强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嗇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為宰相皆取堅强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魏應瑒文質論曰盖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於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秉氣淳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物是經故否泰易趍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

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暐韡於廊廟衮冕旂旒舄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嗇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摛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於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敎探微言之所弊若乃和氏之明璧輕縠之袿裳必將遊玩於左右振飾於宮房豈爭牢偽之勢金布之

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勞也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困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闇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趍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飛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酈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譎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毅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强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酈友詐其遊

襲據北軍實賴其疇冢嗣之不替實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議以陳問則服汗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辨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藝文類聚卷二十二